

闲在五月

□祝宝玉

春四月的油菜花已经凋落，碾作红尘，沓肥乡土，继续在乡野谱写生命的奇迹。五月的风，接过四月的接力棒，在田野吹荡，人间更加清明，绿意葱葱，真是一年中最美的时节。

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，从不敢在众人面前歌唱，但当我行走于五月的田间，总会不自觉哼唱起来，调是自己编的，想怎么哼就怎么哼，声音也很响亮，不怕被别人听见而笑话。环顾四周，原野中只我一人，我是自由的，不受拘束的。满眼的绿麦苗已经长出麦穗，挺拔、清秀，浩荡的绿浪里泛着希望。它们如我一样是父亲的孩子，被呵护着，甚至被娇惯着，倾注了父辈们所有的心血。

五月的阳光把天地照得透明，像洗净的玻璃罩在垄上，真想去摸一摸，试一试它的质感。哦，它竟带着薄薄的凉意。不过，它的内质是温暖的，照晒着万物，万物速长，照晒着我，祛除病魔，修复受累的脏腑。血液畅通了，我能感受到，一条小溪潺潺地在我的血管里流淌，从心室出发，遍游周身。

波光粼粼的池塘里长满了水草，袅袅依依，戏谑调皮。透彻的水中有几尾小鱼游来游去，我放慢脚步，生怕惊到它们，毕竟，我也只是一个路过五月的闲人，和它们一样平等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倘此时有人打扰了我的闲适，我断然是不爽快的。以心度心，我应该悄悄地走过，把自己当做它们眼中的风景，一笔带过。

想到这些，我的脚步更轻了。弯弯曲曲的小路随着我的脚步一点点蔓延，在杂草间，无数生命存在着，它们在歌唱，它们很悠闲。它们的生命虽然短暂，却能享受当下，活得逍遥自在。

身旁飞落下来一只头上长着彩冠的鸟，我不识它，它也不知我，但我对它没有任何敌意的，它也许感受到了我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，滴溜溜的双眼打量我一会儿，又扑扇着翅膀飞走了。

征稿启事

为了向广大读者分享更多文学佳作，也为给热爱文学创作的朋友增添赏鉴和交流的平台，本报《逸文》版现面向广大作者征集优秀文稿作品。

征稿要求内容积极向上，文字富有真情实感，注重地域特色，随笔、诗歌、散文、小说连载等体裁不限，字数控制在1500字以内。所投稿件必须是本人原创，因稿件引发的纠纷，由作者自行承担。

如果您有打动人心的故事，对美好生活的感悟，家长里短的趣事，请记录下来投稿给我们吧！投稿邮箱：410509596@qq.com

母亲的一架黄瓜

□侯美玲

夏天不知不觉来到身边，白天越来越长，气温也一天天升高，园子里的一架黄瓜绿意盎然，母亲喜上眉梢。

天边刚泛出鱼肚白，母亲已经在黄瓜架下忙碌开了。黄瓜架是用母亲从山上捡的树枝搭建的，被码放在北边院墙下，慢慢变成一个堆垛，颇为壮观。

清明前后，母亲将所有树枝搬到园子里，按长短粗细依次排开，一个人坐在小凳上慢慢收拾。挖坑、夯土、踩实，或粗或细的树枝按顺序被母亲插在土壤中。接着，她又搬来高凳，站在上面用细铁丝和绳子将它们一一固定。不几天，一个方方正正、密密扎扎的黄瓜架就搭好了。

人勤地不懒。黄瓜见风就长，清明节那天点的种子，不到十几日，小苗已经窜出地面。大多数瓜蔓会乖乖爬上就近的枝架，紧紧缠绕在上面；少数瓜蔓则像顽童一样扭来扭去，不愿主动缠在架子上。每每这时，母亲就会轻轻捏住细藤，将它牵引在架上，再顺着它的旋转方向缠上几圈，瓜蔓就服服帖帖了。又过了几日，不经意间，片片叶子中间出现几朵小黄花；到了第三日或第五日，花朵蒂部又多出一个豆子大的小黄瓜。

母亲喜欢在清晨整理黄瓜架，清风徐徐，她的脸庞忽隐忽现，掐去黄叶，拔走杂草，为粗壮的藤蔓缠上布条。肥厚、宽大、绿油油的叶子布满整个架棚。母亲不急不慢，小心翼翼地穿行其中，像照料孩子那样，绝不误伤一片叶子，也不会碰掉一个花朵。她时而翻看叶片，观察它们的形状和颜色，检查病虫害情况，时而注视着翠绿的黄瓜，判断它们的长势，想着施肥量的多少。

有时一连十几天不下一滴雨，心里着急的母亲便会不顾酷暑，挑来清冽的山泉水，对着黄瓜根浇下。干裂的土地

贪婪地吮吸着泉水，刚刚还打蔫的叶子立刻焕发出勃勃生机，弯曲的黄瓜也好像变得笔直。两个水桶见底，母亲这才直起腰，眼睛却没离开那架黄瓜。

半夜，狂风骤起，窗棂呼呼作响，母亲拉开窗帘，紧紧盯着那架黄瓜。黄瓜架稳稳扎在泥土里，挂在藤上的黄瓜安然无恙。母亲这才放心躺下，耳朵仍仔细听着一架黄瓜的声响。第二天清早，母亲卷起裤腿，在黄瓜架下来回穿梭，查看排水情况，扶起掉下来的藤蔓。在雨水的滋润下，黄瓜疯长，藤蔓盈盈摇曳，枝枝蔓蔓又层层叠叠，生出无限柔情。母亲脸上连日的阴霾终于散去，露出淡淡的笑容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感谢雨水的来临。

到了芒种节气，这架黄瓜在母亲的精心培育下，每天都有满满的收获。不用剪刀，只消轻轻一掰，浑身长满嫩刺、蒂部带有小花的黄瓜便落入母亲的竹篮。

半勺盐、一滴油、几滴白醋，清凉可口又解暑的美味凉拌黄瓜就可上桌，倘若再加上几瓣紫皮大蒜，吃在嘴里又是另一番滋味。一盘凉拌黄瓜，是夏季母亲餐桌上最熟悉的菜肴，尽管没有大鱼大肉，她却吃得非常享受。

夕阳西下，劳累了一天的母亲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。泡上一壶花茶，坐在黄瓜架前的小木凳上，茶香悠悠，母亲边喝茶边听收音机的戏曲，目光在一架黄瓜中移来移去。明天是周末，孩子们该回家了，架上的黄瓜个个翠绿挺拔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母亲默默清点个数，心里盘算着孩子们汽车后备箱里能放多少。

“菜盘佳品最燕京，二月尝新岂定评。压架缀篱偏有致，田家风景绘真情。”一首《黄瓜》，既是普通农家的田园风采，也是母亲一架黄瓜的真实风貌，朴素无华又滋味绵长。

记忆中的夏天

□林焕煜

立夏过后，夏天款款而来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夏天是一个多姿多彩的季节，很多往事会萦绕心头。

儿时的我住在乡下，每当夏天来临，我和小伙伴们就会跑到河边，脱光衣服，到河里打“水仗”，有时我们也会比赛看谁在水里面呆的时间长。上岸后，大家会在老树下玩耍，或者爬上树去抓知了。记得有一次，在小伙伴的怂恿下，我爬到树上，不仅抓到了几只知了，还淘到几枚鸟蛋。碰到邻居叔公出海捕鱼，我们也会坐他的船出海去玩。这时，除了可以欣赏大海无限的风光，还能看到叔公他们捕鱼的过程——一张大网撒下去，不一会儿就可以看到一大群鱼装在网里。

上小学后，夏天的来临也就意味着暑假的到来，假期里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家看电视。那时正是《西游记》热播的时候，而那个年头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，谁家要是有台电视机，每天晚上肯定是“高朋满座”。我家那时刚好有一台，每晚八点的时候，很多小朋友都会聚集在我家，有些还会自带椅子来“占位”，来得比较晚的，常常会连站的地方都没有。当《西游记》的前奏响起时，大家都被深深地吸引住了。记得那时候每晚电视台只播一集，大伙儿根本看不过瘾。如今，每到暑假，《西游记》还是会“如期而至”，只是我在看时再也找不回小时候那种兴奋的

感觉了。

高考结束的那年夏天，我和几个哥们出去玩了个不亦乐乎。想想在备考阶段，大伙没日没夜地复习，除了做试卷，就是应付各类模拟考，填报志愿等，着实给累坏了。因此，高考一结束，大家就像鸟笼里的鸟飞出来一样，去网吧玩游戏，玩个“天昏地暗”，再出去吃烧烤、喝饮料，畅想未来美好的大学生活。

参加工作的那个夏天，我认识了女友梦洁。那时的夏天，很多人都爱吃一种叫“炒冰”的冷饮——几种水果搅拌之后和碎冰放在一起，然后加上花生、葡萄干等干果。我们拿着买来的“炒冰”，一起到海边吹海风。夏天在海边漫步，确实是一件惬意的事情，特别是和自己心仪的女孩子。我牵着梦洁的手，看着我俩在沙滩上留下的那些长长的脚印，不觉会心一笑。我们依偎坐在海边，我对梦洁说：“不管人间沧海几度，桑田如何变幻，我对你不会变。”那一夜，我们就一直坐在海边沙滩上，梦洁依偎在我怀里睡着了，天上的星星似乎见证着人世间美好的一切……

炎热，是夏天的本色；鸣蝉，是夏天的“前奏曲”。那些年的夏天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，那么纯真，那么值得回味。所有美好都静静地珍藏在那里，犹如芬芳的美酒，时不时拿出来品尝一下，沁人心脾。

诗三首

五月的怀念

□薛素爱

喜欢这样静静地
用工笔描摹你
眉眼里的似水柔情
嘴边眼角的浅笑嫣然
入夜的风撩动窗纱
疑是故人来
却见风动翠幔
竹影摇曳
星星眨着眼睛不说话
似有万语千言

五月的清风

送来栀子花的香
喜欢这个时刻
空气里流淌着的甜腻
容易在这香气缭绕里
怀念过往

特别那些与花有关的记忆

鲜活起来

那个纯洁如栀子花的少女
那纯情如五月的少年
在栀子花开的季节
伫立在夏日的清晨里
天边朝阳如火
他们站在五月的风里
不说话
也已经是最美的风景

角色

□郭丽丽

生活是场多幕剧
我们分饰多角
时而跑跑龙套
时而升为女二、女三
主角光环偶尔也会出现
有时切换得匆忙
竟把台词记串
卸妆后还可记得
自己是什么角色

父亲

□陈效华

父亲，是一片云
总能为我挡住烈日
父亲，是一缕风
轻轻拂过我泪湿的脸庞
父亲，是高高的天空
踮起脚也摸不到他的鼻梁
父亲，是一株含羞草
拥抱他的时候，会被他裹紧
父亲，是一首歌
可以为我一直循环
累也不停歇
父亲，是朱自清记忆里的背影
再回眸，已佝偻
父亲，是我想象的一切伟大
是等我成为他时
那种不愿老去的心
心与牵挂